

「這『它』是誰？是什麼？」

「一旦你明白了這個，你就不再需要我了。如果我不讓你自己去體驗它，而給你一根線索的話，我便是最壞的老師而只配被開革。所以，不要再談論它，還是繼續練習吧！」

好幾個星期過去了，我一點進步也沒有。同時我卻發現這毫不令我煩心。我對這碼子事兒已厭倦了嗎？我能否學到這門藝術？我是否已體驗到老師所謂的「它」是什麼？我是否能找到通到禪的途徑——這一切忽然都變得如此遙遠，如此無所謂，對我已不再產生困擾。好幾次我決心要將這情景告訴大師，但是一站到他面前，我就沒了勇氣！我深信我只會聽到他單調的答案：「不要問，練習吧！」因此，我就不再問，而且，要不是大師將我緊緊的握在他掌心中，我恐怕也不再練了。我一天又一天的打發著日子，盡力做好我的職務，到最後也不再抱怨白費了幾年的努力。

然後，有一天，射出一箭之後，大師深深的鞠了一躬，把課停了。他叫道：「剛才『它』射了！」這使我目瞪口呆。到我了解他的意思的時候，禁不住高興得大聲呼喊起

來。

「我所說的，」大師很嚴厲的跟我說，「並不是讚美之詞，只是一句平鋪直敘的話，不應使你如此感動。我也不是對你鞠躬，因為那一射與你完全無關。這一次你在張力達最高點時完全忘我，完全不含任何機心，因此，那箭就像熟透了的水果一樣，從你的手中脫落了。現在繼續練習吧！要像完全沒事一樣。」

只有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之後，才偶爾又有幾次正確的發射，老師對此都以鞠躬來表示。箭怎樣在我毫無機心的情況下自行發射出去，我緊握著的右拳怎麼會忽然張開向後一揚，我那時無法解釋，至今仍無法解釋。事實是，這些事確實發生了，而惟有這才是重要的。但至少我已到達能夠自行辨別那些是成功的，那些是失敗的發射的地步。在性質上，這兩者間的區別之大，一旦有了經驗，便不會被忽視。對於一個旁觀者，從外表看來，正確的發射，在右手向後一揚的時候，反彈之力有個緩衝，全身不會顫抖。還有，射的不得法時，屏著的氣息會猛然迸出，再吸氣時也非常急速。而射的得法時則呼氣毫不費力，一溜到底，吸氣時也極從容和緩，心跳均勻而安靜。射者集中的心力不受

騷擾，可以立刻接著射第二支箭。但在內心方面，射的得法，可使射者覺得這一天的日程正方興未艾。他做的事情對了，固然使他興高采烈，而更重要的是，他沒做的事情對了，也能使他高興。這心境真是有趣極了。可是，大師面帶很奧秘的微笑說，有這種心境的人最好能像沒有這種心境一樣。只有完整無缺的平等心，才能容納這種心境，使它敢於在這心中再度出現。

有一天，大師宣佈說我們要進一步學新的練習了。我和大師說，「好了，至少最壞的階段已經過去了。」大師引用一句諺語回答說，「要走一百哩路的人，要走到九十哩才能算走了一半。我們新的練習是向著靶子射。」

這以前用作靶子和擋箭牌的是一個木架子，上面放了一捆稻草，離射者只有兩支箭首尾相接那麼遠。在另一方面，正式的靶子和射者間的距離是六十呎，裝在一個很高底盤很寬的沙堤上，堤後面有三座牆，上覆一座曲線很美的瓦頂，和射者所站處的箭廊一樣。這兩座廊以很高的板壁相連接，與外界隔絕。這板壁與長廊之間的空地，就是發生上述怪事的地方。

大師先為我們作了一次射靶的示範：兩支箭都插入靶子的紅心。然後他吩咐我們完全照以往一樣舉行儀式，不要被靶子所唬住，要在張力的最高點上等待那箭自行脫手飛去。那纖細的竹箭飛的方向不錯，但卻連沙堤也沒射中，更不用說靶子了。它們都埋入了靶子前方的土地上。

「你的箭力量不夠，」大師說，「因為你的心力不夠，射不遠。你射時要裝做好像靶子在無窮遠處一樣。箭術大師們都有這樣的共同經驗：好射手用中等強度的弓，可以比沒有心力的射手用最強的弓射得遠。這事不靠弓，要靠射者射箭時的專心、活力、和警覺。為期心的警覺力可以全部使用出來，你導行儀式時要有些不同，要像個好的舞蹈家舞蹈一般。你如照這樣做，你的一切動作都從『中心』發出——從正確呼吸的源頭發出。這樣，你舉行各種儀式的時候，就不會像把記在心中的儀式一套一套的搬演出來，而是像你當時觸發了靈感而創造出來的一樣。這一來，舞者與舞即合而為一，無二無別了。把舉行儀式做得像宗教舞蹈，你心的察照力便可發展到最高度。」

我不知道我的儀式之舞到底好到什麼程度，到底是不是完全由「中心」發出。我的

箭已可射得夠遠，但仍然不能擊中靶子。這促使我問大師，為什麼他始終還沒有教我們如何瞄準。我想那箭鏃與靶子之間一定有某種關係存在，因此也一定有規定的瞄準法可以使箭射中。

「當然是有，」大師回答說，「你自己也很容易找到這準頭。可是就算你每射必中，你也不過只是一個喜歡炫耀特技的射手而已。對一個專數得分的職業射手而言，靶子只不過是一張供他射得粉碎的紙張而已。這對『大道』來講，卻是魔業。把一個靶子放在離射者一定距離之處，這種靶子是非『大道』所知的。『大道』僅知道有一個目標，一個不能以技術來瞄準的目標，這目標無以名之，姑名之為『佛』。」說完這些話——他說得好像淺而易見似的——大師叫我們密切注意他射箭時的眼睛。就像在舉行儀式時一樣，它們幾乎全閉，我們一點也看不出他在瞄準。

我們很恭謹地照他的話做：射時不加瞄準。起初，我對箭落何處毫不在意。即使偶中靶的，我也不感興奮，因為以我而言，它們只是僥倖。但到後來，這樣向天放箭還是使我受不了。我喜歡發愁的老毛病又犯了。大師偽裝沒有注意到我的不安，直到有一天

我對他承認我已智窮力竭。

「你的發愁是多餘的，」大師安慰我說，「心裡快不要只想射中！你就算每發都不中，仍可以做大師，中靶只是外在的證明，證明你已到達無機心的最高峯，證明你無我、捨我……不管你叫這境界做什麼。造詣也分等級，只有到達爐火純青的階段，你才能百發百中。」

「這就是我無法想得通的事，」我回答說，「我能了解你所說應該射中內心的真靶子的意思，可是射者不用瞄準而能射中身外的靶子，那張圖形的紙，而射中這紙又是內心工夫的表面化，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我就弄不清了。」

「你要是以為你能大概的知道其中幽邃的關係，對你就會有用處，」大師歇了一會兒說，「那你就錯了。這些事情不是了解力所能達到的。不要忘了自然界有許多相關的事都不是人力所能了解的，但是它們絕對真實，人也就對它們習慣了，認為它們就應該是這樣。我給你舉個例子，我常想不通這是怎麼回事兒。蜘蛛在網上舞蹈，並不知道會有蒼蠅飛入它的網中。蒼蠅在陽光中漫不經心地舞蹈而陷入網中，不知道還會再發生些

什麼事兒。但透過這二者，『它』的舞蹈使內外合而為一。同樣的，射者不用瞄準而能射中靶子——其餘的我就沒法兒說了。」

儘管這一對比引起我不少思緒——雖然我無法想出一個滿意的結論——我的內心仍難接受這安慰，我仍是一面練習一面發愁。過了幾個星期，我心中開始形成一個較明晰的異議。我因此問大師，「是不是至少有這樣一種可能：你學射多年，到後來你舉起弓箭的時候，就像一個腳步穩健的夢遊者一樣，雖然你並不有意的去瞄準，但在張弓的時候，你就一定會射中靶子——根本不會射不中？」

大師久已習慣於我乏味的問題，搖了搖頭。經過一段短暫的沈默後，他說，「我不否認你的話也許不無道理。我站的地方向靶子，雖然我並不故意朝著它看，也一定會看見它。在另一方面，我也知道單是這樣看見並不夠，也不能決定什麼，也不能解釋什麼，因為我看那靶子是視而不見的。」

「那末，你蒙著眼也能射中它了。」我脫口而出。

大師轉身瞧了我一眼，使我害怕我已侮辱了他。他說，「今天晚上來見我。」

我坐在他對面一張墊子上。他遞給我一杯茶，一言不發。這樣我們對坐了許久。室內寂靜無聲，只聽到爐火上茶壺的水沸聲。最後大師起身示意要我跟著他。射廊裡燈火輝煌。大師叫我把一支細長如針的蠟燭插在靶子前的沙土裡，但不要把靶座上的燈打開。天黑得連靶子的輪廓也看不清。大師「舞」畢儀規，第一箭從燈光耀眼的射廊裡飛向漆黑的天空，我從聲音知道他已射中靶子。接著第二箭也射中了。我到靶座把燈打開時，令我大為驚奇的是：第一箭不偏不倚的正中紅心，而第二箭把第一箭的箭尾射破之後，又穿透了第二箭的箭幹，插在它的旁邊。我不敢把兩支箭分別拔出，只好把它們連同靶子搬了回去。大師很嚴格的審察了一番，然後說，「你一定會想，第一箭算不了什麼，因為我射箭多年，對靶座又十分熟悉，即使在漆黑的夜裡，也會知道靶子在那裡。也許是的，我也不想裝作不是那末回事兒。可是那射中第一支箭的第二支箭呢——你認為是怎麼回事兒？我知道，那一箭不能歸功於「我」。是「它」射的，也是「它」射中的。我們來向靶子鞠躬吧，就像向佛鞠躬一樣。」

大師那兩箭顯然也射中了我：我一夕之間變得不再對我的箭發愁了，也不管它射在



那裡。大師更為我這一態度加油，他的眼睛從不看靶子，只看射者，好像箭射得怎樣，從射者身上看得最清楚一樣。我這樣問他時，他坦然承認確是如此。我一次又一次的獲得證實，他在這方面判斷之正確，絲毫不亞於他的箭的準確性。就這樣，他以湛深的定功，將藝術的精神傳給了學生。我不怕以自身的經驗，證實所謂直接傳心之說，不是一句空言，而是可以捉摸的事實；雖然我對此也曾懷疑了很長一段時期。那時，大師還用另一種方式予以幫助，這種方式他也叫它做即刻傳心。我如接連多次都射不好，大師就用我的箭，自己射幾次。那進步真是驚人：就像那弓的態度改變了，它心甘情願地讓我把它拉開，好像對我更了解了些似的。不僅我有這種情形，就是他的最老的學生，來自各界的人，都認此為確切不移的事實，他們都奇怪我為什麼要問問題，好像還沒有把事情弄確實一樣。同樣的，每一位劍術家都堅定的相信，他們那經鑄劍師小心翼翼辛苦鑄成的劍上，都曾注入鑄劍師的心魂。所以他們鑄劍的時候都穿著禮服。這些劍術家們經驗豐富，技藝超羣，一劍在手，是否揮舞隨心，他們是不會不知道的。

有一天，我箭剛脫手，大師叫了起來：「有了！向靶子鞠躬吧！」後來，我的目光

瞥向靶子的時候——不幸得很，我實在禁不住——我看見那箭只不過擦到靶子的邊緣而已。「那一箭射對了，」大師斬釘截鐵的說，「開頭理應如此。不過今天已射夠了，否則你下一箭會特別用心，就把一個好的開始糟塌了。」偶爾有好幾支射對了的箭接連地上了靶子，當然還有許多射糟了的。但是只要我臉上透露絲毫得意的神色，大師便會以從來未有的厲色對我大喊，「你在想什麼？你已經知道不要為射得不好而煩憂；現在該學學不要為了射得好而高興。你必須不受快樂與痛苦的撞擊，以輕鬆的平等心超越二者之上。你不要為自己射得好而高興，須把那一支好箭視為別人所射而高興。這個，你也須不停的練習——你不知道這有多重要！」

在這些星期，這些月裡，我度過了一生最艱辛的教育期。雖然那紀律不易為我所接受，我漸漸的看出自己實在受惠良多。它把我只有己的習氣和起伏不定的情緒，破壞無遺。有一天，在我射出特別好的一箭之後，大師問我，「你現在明白我說『是它射的』，『是它射中的』的意思了嗎？」

「我怕現在我什麼也不明白了。」我回答說，「即使是最簡單的事情也成為一團糟

。是『我』張弓呢？還是弓把我拉入最緊張的情況？是『我』射中了靶子呢？還是靶子打中了我？這個『它』，用肉眼看時是心，還是心眼看時是肉？還是兩者都是？兩者都不是？弓、箭、靶子、和我，都互相融入，我已無法再分離它們，也沒有分離的必要了。我一端起弓來射的時候，一切都變得十分清楚，十分直截了當而簡單得可笑。……」

「現在，」大師插口道，「弓弦終於割穿你了。」